

春华秋实
经典书系

鲁迅专集

经典美文阅读

ZHAOHUAXISHI
LUXUN ZHUANJI

鲁迅◎著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

聆听经典

每一个灵动的文字都是一节美妙的音符

阅读美文

每一篇动人的篇章都是一道永驻心底的风景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春华秋实
经典书系

ZHAOHUAXISHI
LUXUNZHUANJIAN
经典美文阅读

鲁迅◎著

朝花夕拾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3年·沈阳

©鲁迅 201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朝花夕拾 / 鲁迅著.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3.5
(春华秋实经典书系)
ISBN 978-7-5470-2369-3

I. ①朝… II. ①鲁… III. ①①鲁迅散文 - 散文集
IV. ①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1140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沈阳市奇兴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150千字
印张: 13
出版时间: 2013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雪娇 张麟
封面设计: 范娇
版式设计: 鄂姿羽
责任校对: 李守勤
书号: ISBN 978-7-5470-2369-3
定价: 1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23284452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于上海，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等，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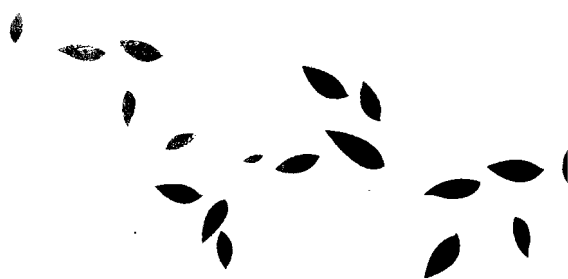
1918年5月15日，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至今仍有大量读者的著名小说。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一些最普通人的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与人际关系让人感到痛心，最令人心痛的是，他们

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的怨愤之气。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大量散文与杂文。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那么《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及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的亮色和温暖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时而平静、时而汹涌、时而湍急、时而曲折，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鲁迅先生的杂文揭露了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同时也在探索着新的道路，体现了最彻底的“五四”精神。鲁迅的杂文独树一帜，针砭时弊，像匕首、投枪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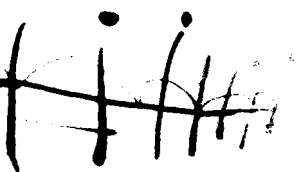
本书收录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所有文章，同时又精心选取了鲁迅的多篇杂文，适合中小学生学习阅读。为了青少年阅读更加方便，领悟更加深刻，我们在每篇文章前加了一段导读，或介绍作品的发表背景，或介绍作品的主要内容，或分析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这使文章的可读性大大加强。希望本书能够丰富青少年的内心，成为青少年朋友学习课本外知识的好伙伴。

目 录



朝花夕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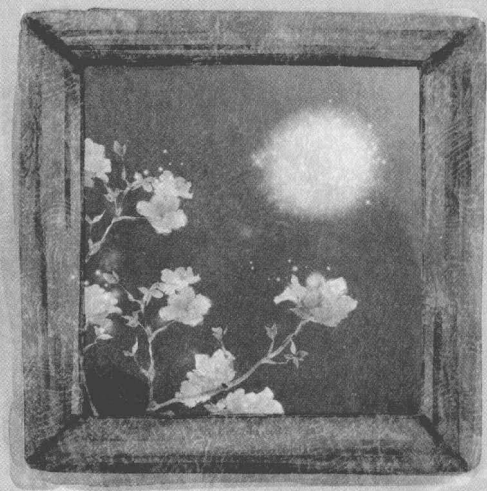
《朝花夕拾》小引·····	004
狗·猫·鼠·····	006
阿长与《山海经》·····	017
二十四孝图·····	025
五猖会·····	034
无常·····	04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50
父亲的病·····	057
琐记·····	065
藤野先生·····	074
范爱农·····	082
后记·····	093





投枪匕首

纪念刘和珍君	108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15
拿来主义	119
随感录三十八	123
娜拉走后怎样	
——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128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37
我之节烈观	143
灯下漫笔	156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166
战士和苍蝇	168
论“他妈的！”	170
论睁了眼看	176
夏三虫	183
略论中国人的脸	186
读书杂谈	
——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191
谈皇帝	200



朝花夕拾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

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是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在书稿首尾加上《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

《朝花夕拾》中的十篇散文，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文献。这些篇章，隽永温馨，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朝花夕拾》小引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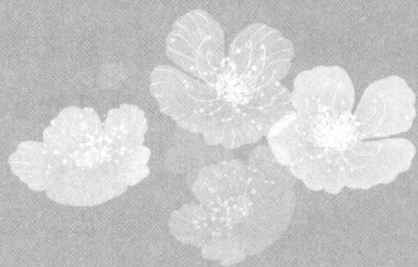
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工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狗·猫·鼠

导读：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清晰地列出了三个仇恨猫的原因：一是由于猫的残忍，它们总是尽情玩弄猎物后才将其吃下；二是由于它虽然与狮子老虎同族，却天生一副媚态；三是由于它吃了心爱的隐鼠，虽然后来才知道它并非罪魁祸首；另外它的叫声让读书睡觉的自己格外心烦。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鲁迅先生对自己童年生活美好的回忆与记录，另一反面又能深切地感觉到先生对现实生活中像猫一样幸灾乐祸、折磨弱者的那些人的令人憎恶的嘴脸的揭露与讽刺。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慎，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①博士（Dr. O. Dahn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

^①覃哈特（1870—1915）：现译为德恩哈尔特，德国文史学家、民俗学者。



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阍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树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





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①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像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

^① “颜厚有忸怩”：语见《尚书·五子之歌》，意思是脸皮虽厚，内心也感到惭愧。



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 Bruegeld. A）的一张铜版画 Allegorie der Wollust 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①（S. 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

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

①弗罗特（1856—1939）：通译为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该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